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一

武進　趙懷玉

考

几席考

余在京師友人有以几席之爲椅桌昉於何時問者余無以應歸而匯稽載籍遂作几席考以質世之博覽者焉按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馬融以几爲三尺阮諶以爲五尺薛綜以爲七尺事物紺珠曰燕几有大列等唯三俱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其長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四之積而爲長七尺其中者二各以廣之數三之積而爲長五尺二寸五分其小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兩之

則長三尺五寸據此可以參三家之說也曲禮大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器物叢談曰几案屬長五尺高二寸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黑古者坐必設几所以依凭之具也演繁露則曰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奉抱故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也其音軌其義閣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其非案類明矣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凭几何必狐蹯鶴膝曲木抱腰用是推之與今之胡牀項施曲木者何異弱古無胡牀旣爲坐具則必施板故阮嗣宗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板爲文王右軍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塡草是也此几之大略而不必盡爲依

凭之具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賈氏周禮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在上者卽謂之席則筵席是一物止據鋪之先後爲名耳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是先設筵而後加席之明證也桌制如几三國志曹操作欹桌臥視書籍杜陽編同昌公主琢百寶爲圓桌宋祁筆記曰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桌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予詰吏何名洞桌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桌故名洞也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此凡桌之可得而言者也若椅桌之設六經不著三代不傳蓋自秦漢後始楊億談苑曰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椅桌

格古要論載何史訓述卓函是滿而術術搜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風俗通則謂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稗史類編謂即今之交椅演繁露曰今之交牀本自虜來始名胡牀桓伊下馬據胡牀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則又名繩牀矣歐陽公以其外國所制恆不御之今則民間別有繩牀以繩穿欄貧士用之而初不名倚唐明皇作逍遙座遺行攜之如摺疊倚之爲者蓋即近日之馬閘官長多以自隨以其便於取挈也夫古人作事委曲繁重迂滯而不便於人情者多矣後世樂趨便適使人類情放恣而實無關乎人事者不少惟卓與倚則可以補前人之缺利用而安身聖人復起殆無以

易之物原曰夏禹作案召公作椅案固非論而召公之說則謬也梁鴻傳舉案齊眉說者謂案與盌通案豈有可舉之理管幼安居東海坐木榻三年當膝處皆穿則漢季禮法之士雖非用席猶跽而坐耳且歐陽公尚不肯御刻召公而反為之乎或者始於武靈王此猶可信古者諸侯天子坐則有席凭則有几後乃以椅代席以桌代几椅桌俗書故一作倚卓蓋三代以上無閒自此以下御者相半至晉而始興焉蓋秦漢以後制也

辨

先兵部特徵御史辨

辛卯夏同里吳侍御龍見以御史題名錄一帙見貽且曰子

知君家爲鄔君人

國朝嘗徵臺諫耶錄載順治元年江南武進人趙繼鼎以前進士起河南道御史陞大理寺寺丞余閱而疑之先爲鄔以崇禎庚辰進士授公安令卓異擢兵部車駕司主事甫入都宅父憂歸時癸未四月也鼎革後遭族難隱於君平伯休之術事既窳還家杜門人稱江南老教書錫山高世泰書以榜其室陸皮皐明雜記唐獻悔續毘陵人品記范鄗鼎理學備考黃百家止安先生傳薛宋贈江南老教書述炳然可考夫子孫於其先世猶或有所隱諱於其間諸先生距無間見又何所阿私而亦絕不及此耿耿不釋於中者一載今年夏得秋圃翁世德錄及以他書參之知錄之誤而亦非盡爲無

由也按天啓壬戌進士趙某與鄒部同名字景毅山東德州人崇禎壬申授廣西道御史巡按浙江戊寅閒住順治甲申補河南道御史乙酉陞大理寺左寺丞歷官副都御史汪若文集中既搢九傳擬錄載永王事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云云則錄之說其人無疑矣嘗見明季人集中有寄趙止安侍御書夫生同時又簡牘相往復其子弟猶不深考況他人哉鈇爲北平黃叔璥休甯黃萊纂諸君當其職參考猶易傾忽不加察而侍御爲鄉中耆宿亦漫然信之爲足怪也

論

輕刑論

余讀後漢書至崔寔政論其辭曰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亦往往至死夫繼暴秦之後而又嚴刑峻法如此此陽沽寬大之名陰施刻薄之術是以暴易暴雖自謂之二秦可也惡得稱三代以下賢主哉民至此時將思復肉刑幸而景帝減笞輕捶民得聊生如寔所云則剝喪元氣者反在文帝矣豈理也哉寔謂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則漢祚之長將賴有景帝耶抑果嚴之效耶張蒼之議云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

而卽盜之已論命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夫旣以之次三者之列右趾之刑固非輕刑然而至於棄市則相去甚遠使孰愚夫匹婦而問之皆知其不可豈文帝之智曾不及此唐太宗內行不如漢文之粹猶閔囹圄而免笞背之刑宋仁宗承五代之弊獨孜孜於刑賞之忠厚以培養社稷乃四百餘年之主而貌作輕刑以濟其刻豈理也哉或曰桓帝孱弱王綱下移賢以此振發之蕃達權救僘之道實不以仁義匡主顧啓人主寡恩之心其視尙德緩刑之論盛衰氣象固未可同日語矣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各書一通置之坐側雖傷時之論抑亦過於激也

四維論

柳子讀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疑非管子之言曰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世之命廉者曰不苟得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世之命恥者曰羞爲非廉與恥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爲維其言甚辨不知管子固失柳子亦未爲得也夫渾而言之二者固義之緒餘析而言之二者實義之急務三代而下傾危覆滅軌轍相尋者其始一二人一二事不戒苟得不羞爲非此風既開尤而效者遂相率成俗國家之敗因以隨之其禍甚於水旱盜賊雖有絜身砥行欲以氣節相抗者如片羽之投洪鑪而已管子豈不知廉恥之出於義哉誠睹天下後世之亡必由於廉恥道喪故尊之爲維以與禮義相抗耳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所謂大臣者爲能格君心之非也

筦子得君如是其專今考其書如通魚鹽賦金鐵作錢幣殺商賈欲實囷京則式鼃欲傾魯梁則服綈欲致諸侯之財物則多具石璧欲下代國之士卒則貴買狐白名假仁義實詭而卒利焉所謂廉者安在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桓公自知有大邪三筦子不能如孟子之對齊宣引而歸之於正乃謂非其急者夫姑姊不嫁此何如汙行而尚以爲可耶易牙開方豎刁三子擅抑筦子不能拒之於初及與比肩事主又不聞其如申屠嘉之待鄧通也所謂恥者安在迨五公子爭立桓公尸蟲出於戶齊之不亡幸矣柳子高才能文爲一時聲行推仰使其望所依附自勵材猷未見不能致身通顯卽窮達有命而不失

故我亦卓然爲瑰意琦行之流乃伍文竊柄橈節以從尋枉矣而尺不能直卒之身竄荒癘徒自怨艾爲當世笑夫苟得非貪財之謂躁進亦苟得也爲非非怙過之謂喻蓋亦爲非也無乃於廉與恥之道均有所未盡乎吾故曰筦子固失柳子亦未爲得也雖然筦子之術五伯所宗柳子之才三唐所尠彼無筦柳之術與才動以古爲藉口者又二子之罪人矣若夫區區名目之間則柳子之所謂小節耳何足辨

李夢陽論

余讀明史至李夢陽傳知夢陽特一意氣用事中無執持之人不足與於君子之列也當宏治中主既仁明氣尚剛銳爲戶部郎權關時格於勢要嘗一下獄及應詔言事論壽甯侯

張鶴齡罔利賊民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謂夢陽訕
母后爲張氏罪當斬乃再繫獄孝宗察其誣旣宥之矣他日
途遇壽寧肆口詈之擊以馬箠墮其二齒略無含容之量幸
遇孝宗故得免禍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尙書韓文與其
僚語及而泣夢陽進曰比言官劾羣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
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遂爲文屬草
入奏瑾摭他事下夢陽獄欲殺之賴康海說瑾得釋夢陽誠
激於義憤則當露章劾瑾乃計其利鈍始爲文屬草設於斯
時見殺於瑾則上可比烈於劉球薛瑄諸公次亦不失爲好
男子不脛以文苑終矣乃於獄中遣書片紙與康海曰對山
救我是其氣已餒不免首鼠兩端矣海與瑾同鄉初不肯往

因夢陽之故始謁瑾瑾於次日即釋夢陽其德可謂厚矣海既識瑾蹤跡不能復疏遂坐黨落職曾不聞一言申雪如汾陽之解官以贖太白則夢陽爲何如人耶夢陽性傲岸慕而趨之者往往不爲禮既不知宸濠有異志爲撰陽春書院記又僞撰巡按御史江萬實劾總督陝金疏以激怒金綜其生平予人指摘者不少謂其胸次磊落其誰信之至以復古自命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者皆大言欺世世重其名遂爲所壓而不敢議其後今文與詩具存自選家所錄諸篇外類皆剽竊摹擬不脫窠臼徒爲有識者嗤耳且才即雄鷙其能掩品之瑕疵哉吾故曰夢陽一意氣用事中無執持之人不足與於君子之列也

設論

阨解

欒欒子既傾乾蔭復絓吏議哀苦踣頓羈於書土踰夏涉冬始得就道十一月甲午舟泊清河之二壩忽來估船擊撞破碎波譎濶詭掣纜絕繫檣斷爲三艦截成二飛閣輯擢紛若梟鷺之迴旋於水際也時欒欒子聞惠齊牐湄急方率兒子往覲家人倉卒登岸賴居民孫媪母女援接得免於是洛陽旣敝之裘遼東常著之帽鄴侯插架之儲甫里浮家之料海嶽書畫之秘明誠金石之奥蓋生平所攜以奔走者悉舉而投之汪洋差幸無文淵之薏苡稚川之丹砂以累其裝耳孫止一室雖容百指越日遷宿陳氏編荆作壁萬家環屋遨鬼

結鄰借燐代燭河聲析聲交助予哭基終夜未嘗合目也旦
有二客曰抱直處士鏡微先生款戶來唁處士曰子豐於才
一第終躓子儋於利二頃遂棄門或晨掃金則暮饋獨淹省
掖齟齬時貴端明玉堂五十有四子又過之鉛刀甫試託跡
物外驅車海濱再紓邦彼會乘拯貧綜子之爲可質鬼神綜
子之境亦云邅迍然而子欲憤獄官則左遷子欲乞養覲不
少延齊州之廨火燎於椽今又阨此蕩焉泯焉人偶値而邪
堪其憂子迺并集於一年見者骨驚聞者胸涊昝者困而致
疑術者爲之解算吾聞修德獲報不善餘殃意者其有遺行
歟胡數見譴於彼蒼也先生曰唯唯否否夷餓首陽孔厄陳
蔡顏則屢空而夭冉則攖疾而癩三閭之忠而有汨羅之沈

五柳之高而有變攸之害伊昔聖賢莫不顛沛豈若吝吝後福鮮敗且詎知非拂亂其所爲而曾益子之德甚乎鑠鑠子曰由前之說或不至此由後之說則不敢跂吾之咎吾思之吾知之矣椎牛而祭弗如雞豚苟戀微祿長爲鮮民一也浮湛中外荏苒廿載纖埃勺水靡補山海二也聲聞過情君子所醜不祥之實名則居首三也物榮於春氣悲於秋吾之浩浩戚戚之尤四也和光同塵訓傳自古維是褊心羞與噲伍五也匿怨而友忍辱可師灌夫之罵不擇而施六也巧宦仁義達僞禮法衆迺斯寬蒙守則陋七也成敗變論滄熱改趣朋爲苟同是迺大愚八也倉鼠肥生蠶蠶乾死造物忌耆過乎象齒九也荒色從禽好飲及博性拙寡諧別耽寂莫十也

凡此尤悔更僕難陳一巳召患而況畢豩宜乎逢陽侯之怒遭河伯之喧然而斯舟之覆不以風雨不於黃昏不當大河之中央不觸湍流之迅奔弱妻稚子幸而苟全所謂覆瓿之具敝帚之享者亦靡而獲存是元冥之相之者至矣奚又嘖嘖有煩言且前歲織轆之汎濫今茲黃池之潰決客亦熟聞之矣彼其跨州連郡流亡怨咨之象殆有什伯於此者豈皆自作之孽抑有大任之降如客所云乎雖然天能困厥躬不能損厥衷能阨其遇不能易其素用吾之心行吾之事順逆雖殊殀壽勿貳命如人何盡亦聽夫自至而已

釋毀

趙子旣覆舟清河有毀之者曰裝多舟重故覆甆屑之屬浮

出波面水爲之赤斯言也徹於當路之聽客有至金陵者聞之歸而相告謂子已重困今迺復得謗咸爲不平趙子曰是庸何傷氈罽非齊魯產且多必捆載捆載則沉沉則水不能變色固無足辨特怪其言之不知奚自來耳夫曾參殺人不疑盜嫂新息之薏苡寶爲明珠文犀古之人不幸而受誣者比比事固有有因者有無因者有無因而生於有因者無因者灼然易見無因而生於有因者卒未易明也孟子好辨而文中子曰無辨彼好爲嵩議徒冀一時人人之耳曾不繫乎愛憎而入之深者已畢生莫解夫亦辨其所當辨而以不必辨者俟諸衆論庶久而自白歟

誠

誡子十六則

一言行之宜謹也記曰言顧行行顧言語曰言寡尤行寡悔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汝年十八初次離家卽須從此立腳存心要虛一念不虛人便憚於忠告出話要實一語不實人且疑其畢生持身處世之本也

一禮節之宜講也周還揖讓皆有一定之理固不可稍有缺略亦不可過於矜持方不失舊家舉止每見近時子弟當待人接物之際非放浪形骸自託於脫灑卽手足無安頓處問其言囁嚅而不對此由平日之無檢束不嫻習之故也其能免物議之鮮矣哉

一讀書之宜勤也讀書是自己本分事亦是自己便宜處與

父兄師長無涉年既長成豈必待訓誨約束而後爲之哉汝於讀書一道全未著腳汝師云今歲作文稍有轉機今又遠出馳騖荒廢可想而知汝外舅雖甚關切究存客氣何能盡言此去倘有逗留務須將經書溫習有可以文字相質者則請出題構藝就正詩與字亦急須致力第一不可怕醜怕醜於一二人必貽誚於千百人而後已若非痛加刻勵後悔無及吾又何責焉

一交友之宜擇也人之一生約而計之其得益於師之日短得益於友之日長無論稟質利鈍二十餘歲總須離塾此後皆與友朋相處之時師之教嚴嚴或從而弗改友之言巽巽則悅而易繹然友之類亦不一矣友其益者學問人品可冀

上達友其損者放僻邪侈漸入下流語云汎愛衆而親仁焉知其仁而親之是在看得人清楚自己有把握耳

一齊家之宜豫也夫婦居室不出和敬二字和則不致詬誶之形敬則不生戲渝之漸所關於一生者非淺聞新婦頗賢自能動遵禮法尤在汝之以禮相待汝外舅龍官多病宜諸事仰體切勿任性而行娶婦爲似續起見即有爲父之道存焉詩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豈可尚如童穉唯以嬉戲爲事乎

一出門之宜慎也汝祖父就昏衢州時汝曾祖官兩浙都轉吾外祖官衢州太守汝祖父年亦十八自杭至衢接待賓客約馭童奴事事如禮願汝率履攸行毋爲人議舟車之間萬

勿大意吾初涉江湖乘車馬意頗自豪後乃漸有戒心它如寒暑之宜防飲食之宜節酒則傷身損德尤宜剛制記曰不登高不臨深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毋使白頭老子懸懸於於千里外也

嘉慶己巳六月兒子燊往贅沂州書此六則以示倘能晨夕展閱一過便如日侍父母之側雖所言猶有未盡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勉之哉

誡子燊文

吾家先世當前明中晚世登耄耋入

國朝來本支惟高祖恭毅公年七十七吾父刑部君年八十一餘則無至七旬今吾遽及此豈非厚幸然綜今生平未嘗

一日稍行恂瘉也成童以前無歲不病吾親劬勞有倍於常
人之父母者年十六初就江寧鄉試十九應
純皇帝四巡召試得與知名之士遊是歲省吾父於都門遂
就京兆試二十娶金宜人時刑部君官京師汝叔父尚幼家
頗餘錢太宜人每別儲錢一二萬令買書帖此爲最樂戊子
春仍就試京兆疾時之多以爲礙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
於神而往及抵都忽傷寒竟不得試己丑吾父移疾歸里庚
寅丁酉秋試皆爲病阻甲午報罷後金宜人卒從此始有存
亡之感己亥娶張宜人庚子應
純皇帝五巡召試既入遥閱卷者意別有屬欲易之南昌彭
文勤公力爭得免又押元師仰合

上意由第七移置第三遂以內閣中書通籍甲辰爲不傳臚張宜人訃是冬遭太宜人喪丁未春同人爭勸入都以太宜人窀穸未卜非古人未葬不應舉之義遂不果試是冬葬太宜人及金張兩宜人己酉肝疾甚危自春徂秋沈緜不瘉庚戌春病猶閒發且乏人主持中饋是秋汝母來歸前後曠鄉會試而不應者蓋六次矣壬子以吾父春秋高意將不出吾父謂讀書未得進士不可謂成獨鑿蘗切步禱關忠義廟得第一籤大喜力促北上癸丑仍躓南宮甲寅補中書迴溯庚子已十五年自來內閣補缺未有如是之遲者乙卯薦又不售是科總裁官以闈卷失當降調有差丙辰闈前有同年同官而爲閣中後進者甚欲物色予告以自誓神後未嘗使一

人知悖之恐惟神謊其人厥然去揭曉期近忽謠報中會元賀者踵至既而寂然及領敗卷則正在此君房中批一滑字了之可謂巧矣已未卷爲房考批麗雜二字時風尚好用古書無論題之切否率意塡砌輒得速售予素不工帖括且欲一矯時弊故臨文頗謹往往思路窘澀不意反蒙滑與麗雜名也方在闈時意佳文成公欲遴入機廷次揆方用事創考試之說以撓之次揆敗韓城王文端公欲以擬陪侍讀時軍機氣燄衰而漸振又爲所奪然闈中固有擬陪未幾而得侍讀得侍讀未幾而出爲郡守者命之不齊夫復何言庚申冬侍滿宮陽師憐其積困長安注外用因思入都九載拂逆之事無歲無之且逋累如山旨甘難具不得已就外選山東青

州同知在閣日久及爲郡丞同官每目爲迂儒屬則嫌其弱頗上官多知己壬戌一歲中先攝登州繼權兖郡嘗會鞫金鄉阜孫冒考舉人尚榮袞稱健訟嘵嘵譁辨唯予詰之始屈服因持公言頗逆同官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譴癸亥春藩青州廨破屋三椽雜蒔花木蓺發行篋陳書其中甫得稍閒而滕縣徐盛氏之獄起部駮本平允按察某君意偏於刻增凌遲一人斬決二人予據理剖陳不聽按察固奮交將改爲自行辦出稍不欲貪功而免咎請以實上遂鐫一級前者按察推君應辰亦緣此降調獨滕縣令蔡臨則有級抵銷反得無恙讞未上刑部君因假至馳還青州貧不能歸同年劉學使鳳誥與椽鄒中丞鐵保欲延近主濼源書院以尚未奔喪

力辭之九月杪竭蹶就道十一月初舟泊滸河二壩猝遇湖
賊估船觸擊破其二板水入舟艙亦斷漂至中流舟截爲二
時汝隨予偕親友輩俱先往惠濟閘眷屬則居民孫氏母女
預救登岸故舉舟之人未至沈溺而身以外物則盡付波臣
所幸者不以官案累耳是夜即借宿孫氏主人煮糜以飼雖
甚饑食不能下咽與汝娶李泣然相對蓋有生未遭之境也既
易舟滯滸河不得發惟劉觀察大觀道過佽以五十金餘則
舊所交好及身都富顯者皆漠然不顧甲子廬居生路幾絕
得本省巡撫行文知失察滕縣冒征錢糧又降三級雖奉送
部引
見之

旨然所以就外者親在故耳既爲鮮民尙何求哉乙丑上海
觀察李君廷敬延葺宋遼史評節歸營葬事丙寅阮撫部元
伊太守秉綬延葺揚州圖經丁卯索佳鹽使額勒布延主通
州石港講席在石港六年頗爲諸生愛戴辛未秋陝西書來
延主明年關中講席予遊跡未嘗至秦思一攬山川之勝且
脩脯較豐倘能留秦四五年齒已七旬便當歸老令汝隨行
入關既資扶掖鍵戶誦讀亦可稍補荒廢孰知到甫月餘驟
嬰末疾賓客過問勢不能不令汝酬接於是西行初願盡舉
失之與欲東歸以心未甘塞右手倘能作書爲朱撫部勳挽
留而止甲戌精神大減決計辭歸是冬就道明年正月抵家
時方凶歉之後珠桂不易幸浙中大吏以予從姪學敏守湖

州預定愛山講席然左體不仁諸症迭出耳聾目眩百不如人聾則跬步之艱夜則反側之苦覺天之相阨有獨甚者每見鳥雀翔林犬貓行地輒心焉羨之以爲飛走之樂神仙不是過也至於求醫購藥亦已知無能奏豈能復望康健耶然古如士安樂天近則如吾祖君外祖咸同斯疾吾何人斯而敢有怨懟之念哉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慿含斂爲終身至痛金宜人居室九年時家計尚裕然頻年瑣碎有四女而無子意常懨懨張宜人子女皆無雖于歸六年相見者不及兩載賦命最薄汝母來歸三年而生汝又嘗同居京邸同至津沽今已歷二十七年境似較勝然貧苦患難時時疾病又格於例不得請封亦所不足也吾懲尤叢集聞見闇淺

然不敢好名爲欺人之事亦不肯好奇爲欺人之學厭作生
計别存遐心嘗以韓子通言杜國閻羅猶未免有世俗之見
人亦貴乎存順没寍耳豈身歷幽明一以勢位爲榮哉於世
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讌而已少卽喜爲詩文頗筆力
平弱又牽率酬應多不足存江文通云人生當適意爲樂安
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
如此足矣吾才遠謝文通又當經史昌明人思握槧從事傳
世之業幾於充棟何必矻矻孳孳博增滄海之一粟哉間有
存者易餅覆瓿聽之而已昔鄭司農年七十作戒子益恩書
吾年已屆司農汝輩兄弟亦與益恩相類稽之禮典正合傳
家況身抱沈痾又非司農比耶汝質非下愚倘知自好其悠

怨不學坐浮與惰耳然亦由吾之不能責善姑息因循所誤今既矣悔何可追惟爲吾子而不克略修學業斯則貲恨無已也爰述生平爲汝勖勉庶幾謹言慎行汎愛親仁薄田所入節縮以供衣食保守家傳書帖毋至失墜縱欲濟之拔貧亦須令物得其所他日得孫教之以緜詩書之澤於願已足至於高才能文及科名仕宦皆非我所思存也若見異思遷動爲物誘不知自食其力輒作分外之求暴棄根本恍惕歲時而忘而父諄諄之告亦已焉哉

教

青州各屬觀風教

爲特舉觀風盛典以覘文習以遴實學事青州爲赤縣雄都

白攅勝地名彰禹甸分肇虞廷稽諸封建爽鳩季萴之遺考彼星躔元枵實瓶之交利之所在産則蒲魚物亦有華貢爲松石維茲海岱久萃人文扶輿磅礴之氣必有洩宣魁奇倜儻之才于斯鍾毓爰自營邱始封而後臨淄徙國以還靈秀日開英賢輩出管仲晏嬰效能於佐治王蠋厲叔伏節於臨危傳車共載結客高市井之名乘船自如積善致鬼神之祐首冠凌烟房文昭之相業遠同細柳段莊肅之軍威王沂公能事兩宮韓大理惟知三尺雖或出而或處要立德而立功若夫公羊爲春秋之祖浮邱乃詩學之宗鄭顗能傳父業封事兼陳叔然確守師承遺經常抱任嘏邦之世族伏氏代有聞人是又通儒胥堪衛道至於藝林詞苑尤推玉圃珠川環

淵慎到同著論於田駢趙勝燕昭竝折節於騶衍人誇炙轂
戶擅雕龍洛陽紙貴豪家爭寫三都劒閣銘傳難弟亦工七
命任彥昇策名南國賈思同奮跡北朝博學強記侈雜俎于
酉陽殫見洽聞成燕談於澠水固不特楓落吳江僅傳佳句
風來柏院偶著微吟已也我
朝累洽重熙右文稽古特科再舉
恩榜頻開材收棫樸在昔大有聞焉網待珊瑚及今豈無作
者將欲觀民而設教必先考獻而徵文本分府幼承家學幸
讀賜書更履聲遙每凜清廉之戒染衣汁在胷存溫飽之心
早獻長楊曾吟紅藥校讎東觀螢藜窺四庫之奇出入西垣
雞樹棲廿年之久茲者恭膺

簡命佐守名區山曕五岳之尊巖巖者彖水滙百川之長泱泱其風繄此邦夙號能文矧吾宗舊嘗駐節狄門已邈桃李猶存繇社常新豆籩無恙緬前型而如在願效步趨笑結習之未除敢忘提倡爲此檄行各屬傳諭諸生拈十一邑之新題聊分各體覘二三子之素養佇擢翹林統於匝月彙呈不事刻期敦迫諸生涵濡

聖化熏沐遺風尚其吐棄凡庸發抒蘊蓄嶙峋健筆望東鎮以爭雄浩瀚詞源注北溟而不竭本分府雖逐風塵尚知矩矱此中甘苦詎便忘言眼底元黃豈終迷色庶幾文堪載道勿飾輪轅尤思用本通經克施廊廟此日英含六籍已看摛藻如春它時采耀九苞行聽和聲鳴盛將洙泗亦讓淮淄之

導而虛危可分奎壁之輝矣是所望也其俱勉旃

零丁

零丁爲翁學士作 并序

唐搨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見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元明以來見重當世最後歸眞定梁氏往余在長洲繆氏雙淸堂見所藏本傳爲千金帖未知視此何如也大興翁振三先生盡得元人十三跋而搨本不可復購帖首李賓之篆書及宋景濂與賓之兩跋亦皆佚去思之綦切屬同人賦詩招之復屬余爲零丁之體按零丁戴文讓一篇後金風亭長嘗仿爲之餘末別見乃推本其意而爲之辭云

蘇齋學人曰零丁顚末具所載藝林其相助有帖有帖曰化

度其跋猶存帖乃不知處請說摹搨唐不虛乃是率更得意書計字逾八百顆顆皆明珠裝之廿一番葉葉奇香舒遐記小字厥色朱凡所空闕處鈐以某某之圖書松柏軒名春草堂名略可舉大都是帖固足珍請更說題識有元諸老鑒賞殆云備明賢稍寥寥屈指屢有二金華長沙後先繼歷朝藏弆半豪貴最後乃爲梁氏所珍祕鄞縣邱太守學勉官自正定來盡得元人十三跋一旦舉以歸蘇齋唯有宋李跋與帖流落天之涯得非好事者錦贉十襲之或入傖父手任飽蟫蝕凝煤炱胡爲見尾不見首變化迺與神龍乖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二妙東垣去都旬日到是帖豈別聚所好庶幾翰墨精靈相感召有人能攜來以則通息耗願將金帛酬并以文

字報揭之通衢告同調有如不信此爲約

贊

自題三十七歲小像贊并序

予生平寫眞雅不好人題詠然貌亦恆苦不似癸卯長夏抱痾里居因屬丹陽丁子寫三十七歲小像以眎人無弗以爲肖也自爲贊語如左丁子名鳳家呂蒙城下世遊其藝故特工

若有所思凝目而視一編可以忘機一笠可以忘勢以友朋爲性命於山水有夙契雖讀書而不求甚解素好酒而飲少輒醉亦見紛華亦聞道義易慊者而使肥命戰勝之有自景飛騰以往苒年四十而胖至其所弗如人者葢不能更僕數

其得據爲已有者則君子之樂有其一而望其二庶幾仰以
無慙長優遊乎斯世

慈師像贊

杖登扶老衲亦蔽身以土爲甃可奉世尊寒暑一衲坐迦一
杖低眉努目示非一相當于悟取弗以相求爲童兒輕與天
地遊吁嗟默默兮殆古阿先之流

鐵筆贊

麟之角耶雞之距耶振如飛耶含不腐邪疾六書之弟靡兮
應一心无鉏鋙也是爲冰斯以后之功臣兮肹與國僑之研
並爍於千古也

飲牛圖贊并序

黃丈衍庭家有張君度畫許由巢父像筆意高古頃主講巢縣相傳爲巢父故居有洗耳池在焉乃屬友人仿以寫眞爲飲牛圖索題於余桉史記伯夷傳曰余登箕山之陽其上蓋有許由冢皇甫謐高士傳曰由遁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聞堯之召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見由洗耳問其故乃牽犢於上流飲之當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境若巢縣以古巢伯國得名非飲犢處也世俗好附會用以所知相質而仍系之以贊

不登乎金門玉堂而寓形乎巢不屑乎高車駟馬而牽犢爲勞山何高邪谷何深邪將求其名邪抑逃其心邪求得乎古人之意又何必泥其地邪

雲棲放牛圖贊并序

乾隆乙巳冬金子少權買一黃牛日飲其乳乳非犢不能取也并買之及春乳不可飲金子喟然曰食其乳而鬻之吾不忍也遂送於雲棲放生池石門方蘭士作圖祕柯居士合十而爲之贊曰

芒芒震旦國河沙衆身命天生覺皇帝亦具佛子性物來有因緣綫訛忽在茲滴滴法乳融可悟灌頂時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念彼舐犢恩同令樂原疲由何五雲峯永爲極樂地庖丁豈不仁爭此一念異愛牛不愛羊強著分別見爲善撫近名如雨自普徧放生旣得生輪恐淪愛有胎天亦非促岐初亦非壽

張鳳于秋林靜寄圖贊

有桂有梧亦衫亦履呵秋林以怡顏聞秋聲以傾耳世皆愛乎春華獨何為而取此或悟無隱或明知止（君自號知止居士）是金粟之後身受桐君之微旨殆兼仙佛而不可端倪毋徒問其狀貌之孰似

張童子嘗學圖贊（并序）

華亭張鳳于有子曰椿慧而殤鳳于悼之追皃嘗學圖時乾隆戊寅事也今幾三十年矣余過塔射園出圖索題迺集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四十字為之贊曰

受生猶上識死卽在神偕身盡如夢觀三五竟一世（殤時僅八齡）遊意想空復見色相與是子無不垂深得離垢諦

茶筍贊并序

浙中黃芽茶不下燕產筍則四時皆生丙午冬授書金氏茲簪堂東塾時余未逾大祥主人日以二物相啖辟鹵蔬方蘭上並甘茶筍合卷以贈因各系之贊云

亦有珍錯味不如此真亦有蔬芥品不如此神人皆患謀之不遠曾非思一蔽其根 右茶

尒正辨詢尖都紀苞雖此及蕭可以佐肴可以佐肴不忍適口慼茲微生亦具子也 右筍

黃芽茶贊一首

色稟土之正氣含土之肥是雖幽人山居之蔬味則士大夫不可一日不如

拾得贊

亦如貧子亦似風狂掃地看火爲誰著忙豐干饒舌寒山連臂入巖穴中碧雲無際林間屋壁遺物可抄并此無之豈不更超

黃文節書太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卷真蹟贊卷藏邱太守學勄璬香龕

以白也詩得涪翁書如飛仙人同超碧虛素師既遙復見此豈誰其嗣之或祝京兆先又成趣後歸鐵香貔貅金鐍什襲冰藏

本檵上人像贊

舍利作珠栴檀作杖本來無我安用我相我相於世浮雲太

空認取面目捉影捕風一食僧齋六時禪誦實耶虛耶如幻泡夢生生息息刹那刹那何妨對鏡何礙觀河既有此身且行其素喫飯著衣豈無是處

高忠憲公像贊

昔讀遺書其言也粹今展遺容其氣也備自朝而野壽流縉紳義不可辱舊列大臣存順沒寧遂完俛仰公禍膺滂公名穹壤養士食報收于天崇疇其基之東林之功高山景行桑梓孔邇子私淑焉瓣香在此

錢季木大令小像贊

以爲有我無一而可諸相既無何有於吾似斷似滅其中不竭性水常寒性火常熱現宰官身現比邱身二而一耶誰傳

其眞

唐裴文公像贊

輟扉而寢少以自淬擊楫而吟晚以盡瘁名山巍巍望秩時蜚探原天人餘亦崋遨須眉未衰歲歷逾艾胡為海濱大星忽墜久而易名宜有餘怏所未釋然或在進退世有論公者立功立言之間固自有不做歟

達摩畫像贊

自釋迦傳凡歷幾世縱一葦所如有衣鉢為記云何面壁終少林寺人但知叩以有為而無測其西來之意

蔣文恪公篆書座右銘贊 并序

嘉慶六年四月富陽師以文恪公所篆崔子玉座右銘命跋

冊尾紬繹名理摩挲法書知德門之夙基合前哲而一揆肅然穆然有見於筆墨之外者乃系之贊曰

繄㑺濟北夙德大儒數究六日辭高七蘇稽古作銘置之座右楹牖几杖並歷不朽卓哉尚書

國之名臣文宗秩宗萃于一身人傳三絕公迺餘事錄茲銘詩與玻同志字外出力中藏鋒棱上下千古爲斯爲冰豈徒斯冰寶茲韋佩行之有恆合光曖曖雲摶水擊鴛生鼎台久而益芳餘慶之來於爾子孫用保手澤言惟心聲書則心畫

自題冬服小像贊 并序

嘉慶六年小聚沙盦主人年五十有五是歲十月江陰繆炳泰寫眞於邗江舟次明年十一月歙縣吳文徵補冠服於歷

下寓齋又明年閏月主人在青州官舍始爲之贊曰

蒲柳之姿麋鹿之性彊弱稟於天得失委之命北走上塞東泛滄溟歷九州之六兮大塊勞我以生亦中亦外或處或出君子之道四吾未能一昨則誠非今豈遂是四十五十久如彈指於世無補悔不讀書庶幾炳燭之明或者收之桑榆蒼然鬢紅留此面目冬服所以紀時願毋忘歲寒而徒恃其溫且煥也

明布政汪公像贊并序

公諱起鳳字無刑長洲人萬歷辛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在工部嘗忤奄人陳永壽等及至粵又忤魏忠賢冠帶閒住以崇禎四年卒嘉慶甲子沈教諭元鄣持其遺像卷以眎不署

繪者姓名首尾紙縫有僎字小印僎者公曾孫士鉉初名也

贊曰

其爲民牧民則尸祝其爲曹郎奄迺側目崇功昭德偏於寰區獨迴狂瀾名教是扶末與黨禍未及國難天實爲之人何能爭青山白雲趺坐無侶憂時之思猶在眉宇溯公没世百七十四年而績彌著而遺容儼然公固足以自致抑亦賴夫子孫之賢

陳太守五十學書圖贊并序

嘉慶甲子七月遇同年陳君廷慶於胥江舟次因出五十學書圖及自題詩見示又刻五十方能學習書小印以爲鈐識其用意可謂勤矣古人每成一藝必致畢生之力以造其極

書至於晉書之極也夫閱歷而有得與塵取法乎上誇所託之高者因未可同日語哉洒申其意爲之贊曰

池水可墨柿葉可徧當其專壹它無所羨雲間之書籍籍董陳君處厥後幾軼其塵入登玉堂出守名郡舍彼取此學迺益進會稽山陰家以爲師問師淵源羲之獻之伯玉知非悟不在早先民有言人書俱老

黃紹甫移居圖贊 并序

吾友黃君紹甫故居蘇州城西再遷至縣橋巷其卜居之意已詳自所爲記中君好藏書而又精於研訂非徒炫其插架之備者今天下以藏書稱首范氏天一閣次則鮑氏知不足齋然范藏雖久鮮善本之刻鮑刻雖富未及君別擇之審是

君固喜其地之宜而地亦得君以為重矣浙吳履作圖同人各題詩詞誌美子遭廢詠因為贊曰

維聖有戒擇不處仁傳亦有言千萬買鄰緊夫君之卜宅去浮薄而就淳萃聯軸與丹墨時面稽於古人然則疏泉累石不如日積一冊排戟擁旌不如坐傲百城王謝之堂奚若孟之窟曹之倉乎

血書金剛經贊 并序

康熙間高郵孫夫人淼氏因其舅考功郎中宗彝被誣下獄鍼指血書金剛經為舅白冤凡五卷此其第三卷也嘉慶十年九月余過揚州其曾孫儆偘出以丏題乃為之贊曰

刺血寫經贖世而有刎白舅冤得之子婦儆辰獄側褰殯是

供比及三年經書五通襄叔之碧邪信公之白邪惟孝匹忠胥精誠之積也惟佛即心無幽明之隔也宜弓裘之昌厥後而龍象之護其蹟也

伊光祿朝棟小像贊

現宰官身示居士相得大自在出處無障礙蒲坐破不曾伸足鈞竿伐盡迺垂栽竹人但覺其面目之溫而不知其操持之恪但覺其翛然無與於世而不知其胸次之先憂後樂也

自題六十歲小像贊

四十五十無聞可嗟今而六十又何所求思往事則如風之過林息其心已若水之止流瞬瞬百年茫茫千秋繫此面目故吾倘留任夫自然者修短之數未能忿然者桑榆之收

竹柏樓居圖贊并序

吳縣楓橋竹柏樓袁節母韓氏所居也韓歿子廷壽感念母節乞人繪圖人亦欣然爲之於是同里金子徵作第一圖宗人袁樹作第二圖石門方熏作第三圖嘉定陳詩庭作第四圖嘉興吳履作第五圖海內士大夫題詠殆徧而太倉女史彭湘[illegible]又別作一圖可謂盛矣乾隆庚戌予在里門人來徵詩草草應之意有未盡且不獲題於卷中適廷壽以此卷相眎迺復爲之贊曰

維竹有筠惟柏有心節母之居樓高且深高則凝寒深斯閟影節母之節與樓俱永愛日忽黯林風弗寍孝子念母乞靈丹青圖之詠之積軸累紙至於中圭亦濡筆以俟身顯爲貴

抑顯親是賢貽之以令名孝莫大焉霜烏之所棲耶血淚之所揮耶盍用寫匪莪之哀而亦增管彤之輝也

天池上人像贊

天池名重淵俗姓許通州海門人也居呂四場之碧雲菴受戒於杭州雲林寺工詩能書

泳雲者心松柏者姿留永其書貫休其詩振錫西冷棲禪東浙隨所止泊得大自在一瓶一鉢不如一杖現比丘身示壽者相

自題六十五歲像贊

問其年六十有五問其人或出或處客亦無好客亦無能何補斯世徒勞畢生智力日短鬢須日白挈杖則遊在牀則息

已愧幼學而壯行庶免枉尋而直尺

自題七十小像贊

富貴利達天恐斯之唯此遊與七十未衰自罹沈痾并遊不得舉足萬里埋身四壁青山白雲奕以醉死我雖獨醒生亦夢耳乏濟勝具餘濟勝心爰託圖畫譬如登臨隨行一童扶老一杖豈望人知本無我相夷惠之間歟羲皇以上歟

七十自題衣冠像贊

生平南國長於德門在士大夫列為清白吏孫誦詩讀書束身明義惜哉時乖未遂厥志伏莽畢生屬草數卷聊憑寫心敢望行遠仕至五品官不爲卑年臻七旬世且謂稀卽今俯仰已無不足從我先人幸免殆辱春秋影堂懸此尺幅若敎

未飯可享魚菽不能掬而示者耿耿之肺腸所可藉以留者蒼蒼之面目

尉宙甫讀禮圖遺像贊

我昔識生生年十六棟梁之氣已動心目亦越九載進學益孫迺猶斂晦未遂騫騰枕葄娛情溫凊養志旣贍其才兼遊於藝藝亦非一三絕如虔胸中邱壑紙上雲煙父病籲天降福不吝胡居母喪竟以身殉孝乎惟孝百行之先況有文采傳之以傳餘事在琴手揮目送人琴俱亡想出乎夢仲華拜袞方登淡廷生歲與埒泉臺畫扃左有嬌女劉多弱妹夏綠春紅一時併碎莫非是命適遭斯屯或昌厥後以補其身要之修短豈繫榮辱白首公卿賤同草木生才實難宜天所私

培而終殁能無致疑變變棘人必軌於禮名與圖存庶幾不死

箴

味辛齋箴

余初號味辛遂以味辛名齋蔣氏部熊昌記之矣余復爲之箴曰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味而曰辛我求衆藥麴蘗之性可以殺人味而曰辛以全吾眞膏粱之美可以腐腸味而曰辛埶欲之方口苦利病舌甘中毒味而曰辛知足不辱孔不撤薑記稱實蓼味而曰辛非爲物撓生於患難死於安樂味而曰辛毋忘攸擇

惜字箴

鄒魯聖人之居也甌越書契幾於成風楊子六士過而閔焉爲作惜字約俗頗有革歸以示予乃作惜字箴以廣之曰芒芒醇古渾沌未鑿頡也作書乃致天粟治官察民厥體有六聲昴張箕縣金屈玉維皇臨隱與人知覺奈何弗敬而等瞭目不識忠孝猶矜著錄下此無譏華葉糟粕畫與心乖習爲世辱充塞巛乾塵霾僨櫝鏗鏗子行奇字拄腹愳堅斯文爲此諄告我戲箴辭匪求多福庶幾拾遺藉以儆俗于傳有之曰莫炳燭

銘

芝硯銘

芝如羽翠不凋石如玉腴不磽耕芝種石龍山樵

蓮葉硯銘

鑿其木遊其葉其根藕其中的遊其池宜烏鰂

葉表弟小方硯銘

而體之方而用之剛而研磨之既期以復乎初質之良也

濬硯銘

惟濬斯深毋茅塞子之心

宋宣和五星硯銘 并序

乾隆癸巳味辛齋始匯此硯五星缺其三矣主人爲之銘曰

濬其采保其堅益玉碎毋瓦全

拾遺硯銘 并序

歲己亥與龔孝中先生同客京師先生於大學前拾得一石試以墨甚宜乃舉爲贈因名曰拾遺而系之銘曰

拾遺拾遺乎文不在兹乎盍出入風議乎將進思退思乎

奏賦發名之硯銘

讀不千賦無摩空聲上章之歲猥以策名皎皎璧友實維偕行省徽階桑滄熱遞更家國兩負出處窶成餘兹寸田雖荒可畊磨之濯之庶幾畢生

鳳竹研銘 并序

卷施居士好端溪之石其友人趙子贈以鳳竹之研而系以銘曰

節欲其直心欲其虛九苞雖文亦相厥居苟朝陽之一鳴兮

豈無鄰而德孤

祥雲捧日之硯銘 并序

乾隆壬子八月將有北行家君手此硯以授懷玉攜之入都敬爲之銘曰

手以望雲手以愛日孰爲我心琳腴之質防彼呫兮尚慎勿失

汪觀察贈硯銘 并序

嘉慶丁卯夏訪汪倜三觀察於文園以此硯爲贈銘曰

桃華潭千尺深端溪石來鬱林貽自文園匱而韞故人之心此方寸

澄泥小玉帶生硯銘

是亦玉帶具體而微彼產於端州此來自苕溪豈號與相苗裔遺非質之爲美唯其人是希

升平元年甎研銘

升平之始實繼永和用甎作研旣琢復磨

乾陵瓦研銘

抔土未乾孤失所幸其子孫長御寓陵廟巋然免侵侮溫韜雖盜畏風雨韜遜赤眉武勝呂遺瓦作研澤而古以書駱檄魂應沮

竹祕閣銘　祕閣見考槃餘事有以古玉有以紫檀有以竹倭人黑漆者爲上俗作臂擱非

澤其表虛其衷惡轉圜之巧而破其中期策名于汗簡毋忘乎一臂之功

鎮紙銘

千鈞之史不重不可以爲君子

降眞香鎮紙銘

嘉爾香名宜鎮百城

又

策汝勳天祿辟邪息彼紛諸子百家

竹如意銘

虛心得師匪清譚是資

朱野雲卓銘

軒几禹桌厥制久沿敘州蒲萄工巧迺宣緊此交讓侶杞梓梗如璧如鏡斵削自然下有黃楊不知紀年槎枒楮柱儼鄂

尌進于以撫琴泠泠七弦于以潑墨實生雲煙圖書偶置賓客滿前有美必合用智貴圓豈惟玩物比德罔愆

長平鏃銘 并序

長平鏃者外祖副使宰定襄時所得也乾隆丙寅先祖官舍災吾母匳物悉付於火獨此鏃存以授懷玉每出外恆以自隨今吾母已棄養矣痛哉乃爲匣貯之而系以銘曰

長平鏃遺自誰是秦是趙不可知母昔爲兒弧矢期兒遊四方嘗佩之鏃乎祗益入骨悲兒今已爲無母兒

瀵雨泉銘

維山窮隆曰泉瀵雨溉我稻田厥功斯普

子　衆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一